

## 債

人的一生要欠多少債？又何時才能還的清呢？

一、

父親過世了以後，留下了一棟空空蕩蕩的大房子。母親長年在這房子裡勞動，工作忙的時候沒時間思考，一停下來，便止不住的流淚。她總是怨命運，命運對這房子來來去去的人都太無情，尤其是母親，這房子對她來說是一幢大牢，拴住了她前半生的種種一切，像是一筆永遠還不清的債，她背的如何沉重，我完全明白。

是這棟房子無形的債，消磨了她青春年華的歲月。

她曾以為隨著時間流轉，這筆債總有還清的一天，但是人生的債怎麼還的完呢？她放不下的除了年近八十的婆婆，還有一隻在她心裡永遠長不大的兒女，為此，她努力挺直她的腰桿，但是歲月，但是人生卻更叫她學會低頭。她表面上對這龐大的債佯裝堅強，卻在淋浴的時候用哭泣來發洩心情。

我聽過母親抽咽的聲音，那是細小如貓鳴的哭聲，一陣一陣，但很尖銳。我本來只以為是窗外的什麼聲響，當我豁然發現是由浴室傳出來的時候，我忍不住鼻酸。但我不能哭，我大力的走上樓，好讓母親以為可以無所肆憚的發洩，我上樓將一件件的衣服晾起，像是晾起這房子近百年的風華，也晾起他背後的陰影。

這房子是村子裡第一棟三層的建築，在祖母年輕的時候就轟然而立，它用一種睥睨的態度，傲視這未開發的土地。祖母在這裡經營一片雜貨店，加上地租、房租，很快地興盛了一段歲月。村子裡的青壯由這裡成長、衰老，柴米油鹽，或是最甜最甜的糖，這房子是一個無盡藏，擁有無法窮盡的物質資源，那五味雜成的氣味，是小鎮最幸福的想望。

到了父親接手，他更壯大了店的規模，打通了兩間房子的店面，顯得光鮮而亮麗，人來人往的客源，像是流水一樣的洗滌了顧店生活的枯燥無味。店裡面擺了幾張圓凳，坐出了村長，坐出了幹事，坐出了代表、議員，婦人、小孩們也都在店裡夢著想富足的生活。正是個夢想起飛年代，那個年代渴望富足的偉大心願，是那麼容易的滿足。

不過，生活富足了，夢想達成了，但是，我們真的快樂嗎？

爺爺走了，父親也走了，祖母也因年紀而多病痛，母親帶著日復一日的蒼老，接下了店面。這偌大的房子變成了一種龐大的生活壓力，像生活一樣無可逃避，我們於是變的很難抬頭挺胸，縱使有再偉大的骨氣，也免不了因為重擔的彎腰佝

儂。店裡來的客人日復一日的稀少，那些年輕稚氣的臉孔不再，那些志得意滿的神情也逐漸消失。

過去星期三的下午，那些在雜貨店裡尋寶不直接回家的孩子，怎麼遺失的，我竟完全沒有看見他們的腳步。

孩子的棒棒糖在這裡還停留在 3 枝一元的年代，而這裡的年代卻早已和大時代脫節。流光不停的流去，母親在販賣時光中養家活口，也在販賣當中不停衰老。時間沒有實現它的諾言，巷口的小孩畢業之後不再回來……他們會去轉角處的 7-11 繳手機費，他們會去公車站牌前的全家買一盒黃金涼麵，仿日式的口感連麵條的嚼勁都做的太像。只是有一些傳統的什麼少了，那些寒暄的媽媽，那些借電話的小孩，那些叫做人情味的東西。

只剩下那些半百的老顧客們依然天天上門，不過大部分在採買的同時，也會連帶的抱怨一些生活不順心的事，有時是兒子媳婦，有時是金錢上的紛難……，當初那些笑容志氣，衰老磨滅。在豐沛的物質裡，店裡的生活物資再也滿足不了任何一個人的夢想—比較像是一種不得不需要，卻如雞肋般無味的依存。

當我們欣喜的看見街景不停的進化，不停的繁華，但是時光同時也不停的再老去，多少人也在這載沉載浮裡，條地蕭條、消失，我們也只能感嘆這債的一部份。

「怕見的是怪，難躲的是債。」我突然對這樣短巧句子震懾了，人生該欠的還不了，該還的欠不了，時間的消失，一方面告訴我們還了多少，一方面再讓我們欠的更多。躲？能去哪呢？

## 二、

祖母曾經對我說：「我們從出生，就是和老天爺借東西，不論借了多少，總是要還的。」我把這句話放在心裡，並醞釀著我的疑問：「難道我們就要心甘情願的借嗎？難道我們不能選擇不欠嗎？」

我想起了叔向賀貧的故事。

韓宣子抱怨自己有名無實，雖然貴為晉國的六卿，卻沒有田產和財富的收入，和其他卿大夫交際往來。叔向卻告訴韓宣子，既使像欒武子只有上大夫的田產，窮到連祭祀用器都不完備，卻能發揚德行，遵循法治，名聲傳到各國，連諸侯都來親近他。於是叔向因此向韓宣子道賀，認為他不比欒武子貧窮，卻更可以實踐欒武子的德行，致使韓宣子幡然醒悟。

小時候我不懂，貧有什麼好賀的呢？樂武子既使富有，如果他能實踐正道，依然還是能得到大家的景仰，甚至更能兼善天下，幫助更多的人，這樣一來，叔向的安慰好像就沒了道理。後來我才知道，貧的不一定是錢財，貧的若是無止盡的慾望，精神層次才能比較富有，自然是一件值得恭祝的事。

當我們超脫了本分的需要，多出來的便是一種無盡的折磨。但是我們幾個人能有叔向的聰慧，一眼就能看穿這世界的把戲呢？我們總在一簞食一瓢飲幾倍多的生活裡庸人自擾，自顧地做一個既憂天又樂天的杞人。

菩提本非樹，我們翻開自己，優雅的沾染一身灰塵。

我沒有杜甫的豁達，沒有那種「酒債尋常行處有」的瀟灑。只好在尋常裡拚命的還著那將要拖欠的債。人生中不拖欠的是什麼呢？我沒有答案。我們拖欠著有形的肉身，利用延遲的老態，來爭取最末的青春；我們又拖欠著無形的時間，利用夾縫的光陰求生存；另外還有還不完的情債，我們老是被一個人傷害，再傷害另一個人，於是累積的債越來越多，似乎再沒有清償的可能。

我們為了別人的拖欠而苦惱，相同的也不停的因為拖欠別人而煩憂。人世間的債一層一層，愁苦一層一層，然後時光的七寶樓台片片拆解下來，我們的原形，竟然只是一張待償的債卷。我們對快樂積欠太多太多，償還太少太少。

我曾經想過要遠離，或是逃避。但是人生所積欠的竟然是無遠弗屆的。即便只是吃下便利店大量生產的提拉米蘇，對於健康就是一種積欠。我們總是這樣，追求我們追不到的，再失去我們本來擁有的。這般若世界若是有一種平衡，可是什麼積欠的卻總是附加沉重的高額循環利息。

張愛玲的秧歌寫的是人性的飢餓，毛姆的人性枷鎖寫的是人性的沉重。兩者相乘，或者就是我們數算不清的負債吧？如果我們一直要的太多，如果世界一直給的太少，那麼生命的痛苦，不就是人生的必然。

我對於債的焦慮，實在是太過龐大，導致於桎梏了心靈的某一個部份。

我們像是一隻蝸牛，背著重重的殼前進；然而有時候我們又像寄居蟹，一直為了更換著適合的殼煩惱。蝸牛是二度空間的動物，不知道自己還有上下左右，只能往不知名的地方前進，什麼時候才休息呢？；而寄居蟹為了殼而苦惱，因為他永遠都再尋找一個不知道大到什麼地步的空間，一換再換，哪裡才能安身立命呢？

永恆轉動、猶如激流—唯識三十頌

所以佛家說因緣，求解脫，可是芸芸眾生們，誰又能放棄眼前的妄想呢？每當這街燈一盞一盞的亮起，我們的快樂慾望和墮落就像火焰一樣刷刺刺的燃起，那美麗的街景是一種眩惑，高挑的男女背影，皮鞋、高跟鞋在紅磚道上撞擊的聲音，腰際的配飾、耳環，和骨骼摩擦、槌擊的聲音，挑明了都是我們的債，我們

的負荷，我們高傲的卻被奴役的心。

### 三、

年關將近，事情的變動特別的難以估測。一個晚上，突然接到家裡的電話，說小姑姑的公司倒了，欠了地下錢莊兩千多萬，還有銀行貸款的天文數字……。母親只交代我在外求學一切小心，但是我仍然聽到那語氣中的驚惶，後來小姑姑和姑丈選擇遠走，一家就失蹤了，除了奶奶偶而通上電話，我再也沒看過他們。

我沒有辦法想像那一筆天文數字是多少。從小我的生活是架構在利潤一塊、兩塊的餅乾糖果上，每一分錢的進進出出，雖然不致拮据，但是也能掂掂銅板的斤兩，聽聽他清脆的響聲，我沒有辦法想像天文數字的銅板，如果他們排滿天空，我想應該也可以壓垮一個穹蒼吧。

父親過世後，源源不斷的瑣事已經夠讓人心煩了，再加上這個噩耗，整個家庭又牽扯進更凝重的氛圍裡。我能夠做什麼呢？我看到祖母一邊咒罵姑姑的不負責任，一邊深鎖眉頭的時候，我只能靜靜的吐一口大氣。

後來的事沒個完了。錢莊找上了我們。像電視情節的劇情一般，半夜裡小動作不斷的錢莊，油漆也潑了、冥紙也灑了、鞭炮也放了，最後是奶奶把家裡最後的一塊田地賣了，才安寧的過了一個年。

賣地的那一天，奶奶、大伯、新的買主連同代書在店裡簽約。那一天的生意出奇冷清，敢情是熟客都知道當天的情形，而新客也能感受到這店裡奇詭的氣氛，沒有進來。後來奶奶蓋了印，轉過身顛顛的上了樓。只剩大伯和買主、代書一搭沒一搭的聊著。

我沒上去安慰奶奶，也沒敢看角落一言不發的母親，我在旁邊聽著那些無味的言談，和沖著已經淡了的茶。我是多麼了解那樣的轉身和那樣的無言是一種多麼龐大的抗議！這兩代延續著堅強、好勝、不易妥協血統的女人，此刻的沮喪，不言而喻。

新買主臉上的光彩、大伯絮叨的言談，在這個時候都是一種諷刺，對於無能為力的人生，以順處逆是一種必然，卻也是一種惘然。

隔天我自己一個人大掃除，把家裡上上下下清了一遍。

過去的一年又發生了太多事，那些事，像輕煙過去了，卻留下了厚厚的、時間的灰塵。我擦拭許久，希望能擦乾淨一些什麼。

隨著時光、隨著季節，桌上擺的水仙暈黃的像是染上了舊時代的灰塵。我們用很多很多的感慨，再去奢求一個不復往的光彩。消失的父親、消失的童年、消失的往日地標與座位，在記憶了褪了色，我幾乎就要忘記那一殘串凋零的光景。過去的一年，我們犯了很多錯、也都有無明。但是我們是用一種多麼甘心的態度

繼續犯錯、繼續無明。

在擦拭的同時，突然間對於背負的債字，有了不同的領悟。

「當我們把活著認為是償債的時候，看似一種非常消極又偏執的人生觀，不過換一個角度，當我們認為這樣消極的同時，是不是也囿於另一種成見了呢？」

「如果我們先不要把償債定義成一種不堪的負荷，或許對於生命我們有不同的體認。」

我的小姑娘雖然遠走，她還有愛她的母親，奶奶嘴上的抱怨，不過是她對小姑娘愛的一種出口。她的兄弟姐妹都伸出了雙手，試圖幫助她重新站起來。我姑姑誰都欠，尤其虧欠這大宅的奶奶。

我猜想姑姑還在這城市的角落中存活著，擁有一個無私的母親，她無論如何都應該繼續奮鬥，為了生活努力。反觀於我，我的母親比起任何母親的偉大毫不遜色，我欠她的，或許三輩子也還不完，但是我的幸福不正構築在這之上？除了這之外，那些關心我的人，一個個羅列出來，開單開成一條流不盡的春水，那不認識的人，提供了生活內外所需，更是多如繁星。

幸福有時來自債台，因為有了願意疏通的人，讓我們更相信世界上溫暖的那一面。幸福有時來自拖欠，因為被拖欠了一些什麼，讓我們可以安穩的踩在土地上，而有了靈魂的重量。

讓陌生人發生關係的最好方法，說的好聽是交換，說的更真實一點就是相欠。如果我們能負擔了別人的需求，另外一個意義就是更了解自己的重量。

有人願意讓你積欠感情，有人願意讓你積欠物資，更有人願意讓你無限的償還……，拿掉了過分本我的思考，要先了解別人的存在，事實上更彰顯自己獨特的存有。

#### 四、

什麼是沉重呢？後來我挑了一個清早去爬山，想試圖藉由山的重量，來了解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什麼。

已經是三月的早晨，有霧，濛亮的天色、濕冷的空氣，有一點刺骨、也讓人更加清醒。雖然我們不能估測山的重量，可是行走在纏繞的小徑上，也能蜿蜒出我們的質量。我們是如此鴻毛的立足在這山稜，卻常自以為是的估測自己的斤兩，原來有形的肉體已不足以構成生命的磅數，肩上揹著看不見的宏偉，才是我們真正的沉重。

原來弱不勝衣，是因為衣服上揹負了太多的壓力，不過也更因如此，讓我們更能立定腳尖。那不就是我們的債嗎？如此一來，我們更應該學習謙遜，當我們

用一種償還的心態對世界付出的時候，是我們背負的債，教導我們更審慎的生活。當我們積欠生活越來越多的時候，我只能更希望自己留下一些彌足珍貴的什麼。

我總算體悟到某種非常本質性的存在，遠遠的超越所有相關的讀本，多年後才發現原來我是透過一筆一筆的債，來認識不斷膨脹的世界。是債讓我們的生平拔地而起，在聳立的不安學習思考後的存在，把靈魂撕成條狀，一片片錘鍊成巨大的聲響，而致使生命有了晶燦的光。

拆解債字，就是人的責任。這個字本身具有無上的權威，成為人一輩子，逃不開、甩不掉的揹負。

我的家族故事，就是一種倒退的風景；生命也是這樣，用無窮倒退的方式往前看。閱讀那些昨日的我，把精神放回時空旅行，好像項脊軒志的那棵亭亭如蓋的樹，不曾移動卻擴大了和時空的聯繫，它負載了歸有光妻子的感情，負載了歸有光的思念，然後越長越大，成為歷史雋永的嘆息。我想那樹的一地華蔭並不是為人而設，但是人的心中必定要有這般清涼，才能夠在火火紅紅、轟轟烈烈的歷史上繼續邁進。

很多時候，我以為我離開了，卻更發現自己正架構在這之上。也許未來再有萬千的變化，卻仍然抵擋不過過去的影子。

生命本來庸碌，自開通的那天，便不停的倉皇奔走，偌大的文明，沒有不是人類以不停負債的方式，逐步建立起來的。越是偉大的人，積欠這個世界越多，之所以偉大，就是那一點彌足珍貴的什麼。比方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、比方愛因斯坦的相對論，跟廣袤的蒼穹比起來，這些文本何其的渺小，沒有這些留下來，地球仍然轉動，但是，它所轉動的將更為寂寞吧！

那個爬山的清晨，看到玫瑰金色的天空，以一種極其絢麗的場景，開幕了一天的序曲。人從出生就是一種光明的負債，債用一種寄居的方式，由生命種子甦醒開始，沿著生命的血管筋脈四處漫步，即使是這微涼的春分，我仍然能感受到他在指尖微脹、擴大的熱氣。

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能勉強，生老病死我們都難以強求。由蠱而剝，由復到離，這人生生來百般曲變，就像天地自有運行的法則，因為背負著生命的債，我們便在這人世中流轉，我們無法知周天下，無法旁通萬物，但若能樂天知命，故能免除無盡的煩憂。

就像繫傳說的：「與天地相似，故不違」，因為我們能感受到寄身天地的小，更能領悟這世界的大，這世界大的剛好包含了我們的心，使我們的心不會無所依存，在此同時，當我們越是覺得身上的債是不堪承受的重，那或者是上帝用它獨特的方式告訴我們：「沉重的債，是為了讓我們更輕盈的飛。」